

左宗棠

张鸿福◎著

上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左宗棠

张鸿福◎著

上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宗棠(全二册) / 张鸿福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54-6779-9

I. 左… II. 张… III. 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6922号

责任编辑: 田敦国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笑笑生设计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4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 46.25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637千字

定价: 7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陶澍激赏左季高	柳庄施粥顾灾民	1
第 二 章	遇伯乐湘江夜谈	惊天变林公荐才	15
第 三 章	张亮基求贤若渴	左宗棠临危入幕	27
第 四 章	守长沙宗棠献策	贪军功向荣失机	41
第 五 章	军机处议办团练	曾侍郎受命练军	55
第 六 章	辞亮基意回柳庄	佐秉章再入湘幕	71
第 七 章	涤生大意失靖港	湘军初战取湘潭	85
第 八 章	季高微服访湘潭	剔减漕弊用良策	97
第 九 章	润之贺喜促和睦	官文巡湘驳小人	111
第 十 章	左师爷永州查案	樊总兵武昌告状	127
第十一章	官制台恶状构陷	骆巡抚苦心营救	141
第十二章	左季高因祸得福	樊军门辞官明志	153
第十三章	楚军首战获三捷	咸丰托孤安后事	165
第十四章	慈禧弄权获垂帘	宗棠义援得皇恩	179
第十五章	动军法震慑洋人	识诈降收复杭州	189
第十六章	困粮饷财神献计	系民政戴福划策	201

第十七章	巧交道台好借力	义释恶痞种善因	211
第十八章	曾左结怨不为私	雪莲丧命报大恩	225
第十九章	福州观舰意振兴	京师请训为船政	237
第二十章	舌战群儒终枉然	倔强请命事竟成	249
第二十一章	三顾频频计船政	义释刺客成良缘	265
第二十二章	赖长献策定军纪	宗棠巧戏辨英雄	281
第二十三章	穆将军自讨没趣	戴知县筹兴水利	293
第二十四章	戴福蒙冤归黄泉	季高设计讨公道	303
第二十五章	弃前嫌致哀曾相	愤西事谋复新疆	319
第二十六章	海防塞防起争执	倭仁宗棠主西征	333
第二十七章	困粮饷西征无着	借洋债大军出关	347
第二十八章	镇反叛锦棠统军	复新疆两官行赏	357

第一章

陶澍激赏左季高 柳庄施粥顾灾民

清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1844年的夏天，湖南醴陵县城，两位衙役沿着热闹街道走来，一一叮嘱各商铺店主——今天两江总督陶大人要到醴陵来，县令刘大人吩咐，各店务必仔细洒扫，保持内外清洁雅观。若有违令，关铺封店，决不宽容。这一命令顿时给喧嚣的街头增添了些许紧张的气氛，几家商铺已忙碌起来，打扫门头，擦拭门窗。

县衙内也是一片忙碌，衙役仆从们或洒扫庭院，或整理桌案，或修剪花木。知县从早晨忙到现在，连擦把汗工夫也没有。他一边走出签押房，一边吩咐他的长随道：“走，跟我到驿馆去看看。”

按说两江总督管不着他这湖南的官，他又何至于如此看重呢？原来，这个两江总督陶澍在当朝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嘉庆、道光两朝的名臣，在任上办理盐务、漕运、水利，样样都办得漂亮，官声极好。特别是他手下出了不少有才能的官，比如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就在他手下干过江苏布政使，亏他极力推荐才一路升上去的。

陶澍是湖南安化人，前些日子因到江西阅兵，特请旨回家看看。从江西过来，当然要走醴陵，醴陵这位刘知县并不是擅长钻营之人，相反倒有几分书生气，因为他敬仰陶澍，如此忙得天昏地暗，也实属心甘情愿。



驿馆就在城东门内,大凡过境官员多在此食宿。驿馆因为经常接待往来官员,收拾得十分干净,刘知县大可放心。他特意请人写了几副对联,向陶总督表示敬意。只不过等他看过这些对联,却大失所望,摇着头道:“门上的勉强一些也就罢了,这正堂上的对联无论如何也要精致些才是。”

他在屋里踱来踱去,转了好几圈,最后才下决心道:“走,跟我到书院去见左山长。”

醴陵城北靖兴山腰建有渌江书院,山长是湘阴人,姓左名宗棠,字季高,为人高傲,但却很有才气。刘知县开始很不喜欢这个人,但交往几次后觉得此人天文地理都懂,并非一般腐儒可比。

渌江书院很穷,薪酬微薄,时常找不到合适的先生。前任抚台推荐左宗棠来当山长,虽说离家几百里,只挣几十两银子,但他似乎并不太在意,教得非常认真。每天日落时他就将大门下锁,检查学生功课,每月初一、十五都要进行小考,成绩差的学生本月膏火银就被扣去,奖给好学生。教了不到一年,学子们大有长进。刘县令起初只是佩服他的才学,现在更佩服他的人品了。

长随紧跟在知县屁股后面道:“一个穷山长,何劳大人亲自前去,小人去传一声就是。”

知县笑而问道:“你请得动他?”

长随无言以对,他当然请不动。

刘知县来到书院,左宗棠正在讲书,显然他已看到了知县大人,但却依然视若无人,继续讲书。长随看不下去了,要去招呼一声,知县却阻止道:“不必了,我们先看看这院子里的竹子岂不是很好?”

足足看了一刻钟,左宗棠好像才看到他们似的道:“哎呀!知县大人到了!失敬!失敬!”他嘴里说着失敬,眼皮子却搭拉着,并无多少敬意。

“季高老弟,帮帮忙吧?”刘知县对此不以为意,忙说明来意。

左宗棠一摊双手道:“在下一个穷山长,哪能帮上知县大人的忙?”

刘知县说明来意,左宗棠想了一会才应道:“噢,这是要拍总督大人的马屁啊?这种事情在下本是极不愿做的,不过这位陶总督官声还可以,而且学问也很好。在下这有一套《皇朝经世文编》,就是他编撰的,读之受益匪浅呢!这马屁值得一拍,在下就帮你一把吧!笔墨侍候!”

屋里只有三人,笔墨侍候当然是吆喝知县和他的长随。知县哪有一个山长侍候笔墨的道理,即便是知县的长随也一百个不情愿。为此,刘知县不得不又说了一遍:“给左山长侍候笔墨。”长随没办法,只好去磨墨铺纸。

“这拍马屁的文章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你要一下拍到他的心上，拍到他的最得意处。否则，只堆砌谀词那就俗不可耐了。”左宗棠一边说着，一边运笔开始写起来。只见笔端龙飞凤舞，一副对联跃然纸上——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室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刘知县一看，连连叫好！

这对联的确不错，正如左宗棠所说，把陶总督最得意的事情都嵌进联中了。陶总督当年随父在家乡石门潭边读书，潭中有一块石头，矗立巨流中，形似一枚印章，陶家书房就取名印心石屋。陶澍入朝为官后，先后被道光皇帝召见了十几次，有一次就说起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皇帝兴之所至，便题写了“印心石屋”四个字赐给他。这荣耀很快就传遍了两江和湖南官场，这下被左宗棠顺手嵌入联中，自然是增色不少。

知县不待墨干，取了对联就走。左宗棠只说了一句恕不远送，就一屁股坐下批起学生的文章来。长随为此很不满，对知县道：“不就是一穷教书匠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底下怕是再也找不出敢对老爷这么无礼的山长。”

刘知县并不在意：“他的才气的确无人可比。”

“要是真有才气，他就去考个状元让大家瞧瞧！考了三五次连个同进士出身也弄不上，还猪鼻里插葱——装象！”长随并不服气。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快紧跑几步把这对联贴到行馆正堂上，陶制台就快到了。”刘知县也有些不耐烦了。

他在东门外淶江码头上船前去迎接陶澍，并吩咐随从道：“你们都瞪大眼睛瞧仔细了，看到陶制台的座船就立即禀报。”

离码头不远，一艘小船顺流而来，一位面目慈祥的老者站在船头，身后是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和两位魁梧的随从。两船在江上擦舷而过，彼此都没在意。小船到码头上停下，清瘦男子先跳上岸去，两位随从扶着老者下船。码头上满是卖鱼卖小吃的，十分热闹。

“这醴陵知县的架子够大的，竟然不来迎接大人。”两位随从道。

老者指了指自己的布衣道：“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回乡扫墓，并不是公干，何劳地方官迎接？”

几人簇拥着老者向县城走去，只见街道干净，商铺井然，店家笑脸迎客，老者指点着说道：“看来醴陵知县是位不错的父母官。”



到了驿馆，驿卒正向门外街上洒水，差一点就洒到几个人的脚上。老者正仔细端详门上的对联，竟未察觉。驿卒道：“去去去，这里正忙着，不要在这凑热闹。”

老者问道：“众位如此兴师动众，却是为何啊？”

驿卒没好声地回道：“该忙啥忙啥，这里没你的事。我们都忙得脚跟踢着后脑勺了，哪有空与你闲话？”

清瘦男子上前一步厉声喝道：“你怎么说话的？”

见此人如此嚣张，众驿卒围了过来，正欲发生冲突，这时驿丞出来了，见几人气度不凡，便拱手道：“小的们不会说话，多有得罪。今日两江总督陶大人回乡省亲扫墓，路过醴陵，知县刘大人敬慕陶大人，特意安排以示敬意。”

老者呵呵一笑道：“那真是难为你们了。”

清瘦男子指了指老者道：“这位就是陶大人。”

大伙都大吃一惊，驿丞更是高声报名道：“醴陵驿丞刘思贤参见陶大人！”说话间就要跪下行大礼。

陶澍连忙把他扶起：“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驿丞歉意道：“大人没摆出仪仗，卑职眼拙，请大人恕罪。知县大人已经去江上迎接大人了，难道大人没有遇见吗？”

“哦，好像是有一艘官船向北去了，想必就是贵县令了。”陶澍道。

“你马上去追刘知县，就说陶大人已到驿馆。”驿丞向一个驿卒吩咐道。随即众人恭恭敬敬地将陶澍等人迎了进去。

驿卒一直追出二里多路，才追上刘知县的官船。

“这就奇怪了，水路旱路都安排了人，都没见陶制台的影子，怎么忽然就到了县城呢？”刘知县有些不敢相信。

“总督大人只雇了两艘便船，也没打总督旗号，所以都不曾留意。”驿卒解释道。

闻言，刘知县夺过驿卒手中的缰绳，策马直奔县城。

陶澍正欣赏着大堂的对联，一边看一边捻须颌首。刘知县一进门兜头就拜道：“下官给制台大人请安。”

陶澍连忙起身去扶：“不必多礼！倒是本部堂给你添麻烦了。”

刘知县谦恭地说道：“应当的！应当的！”

“本部堂回乡扫墓，并非公事，因此没有摆出仪仗，枉你迎出十几里。”

“都怪下官虑事不周。”

“哪能怪你虑事不周？你准备的这副对联就非常好，对仗虽不十分严整，但气魄胸襟何其大！特别是‘大江流日夜’，大有李太白遗风，更有‘黄河入海流’的气势。这可是你的手笔？”陶澍和蔼地问道。

总督果然欣赏这副对联，刘知县大大松了一口气道：“此联并非下官所作，乃县学山长左季高手笔。”

陶澍想了想问道：“可是湘阴举人左季高？”

“正是。难道大人也认得他？”

陶澍摇了摇头：“本部堂并不认识他，但听说过此人。有一年他参加会试，为湖南第十七名，本来已经录取了，可那年湖南的名额挪给了湖北一名，结果就落选了。”

“大人好记性！这左季高早岁中举，可此后会试并不顺利，连考三次都未中，从此发誓不再科考。他的学问和才气并不在八股文章之上，注重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农耕、荒政、盐政、军务多有涉猎。下官虽是进士出身，但自知才学无法与他相比。”刘知县侃侃而谈。

陶澍点头道：“你这样评价他，足见你也是品端德优之人。书院离这里远吗？本部堂想去会会这位山长，顺便也欣赏一下醴陵的风光。”

刘知县忙道：“书院倒是不远，但哪有制台大人亲去的道理，下官去叫他来便是。”

陶澍连连摇头：“去去又何妨，是本部堂要见他嘛！”

不得已，刘知县只好陪着陶澍等人向书院走去。这时长随小声说道：“这位左山长可不要不识抬举，在总督大人面前摆他的傲气啊！”刘知县闻言默不作声，其实他也担心这事。

来到书院门口，一副对联映入眼帘——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陶澍大感兴趣地问道：“这也是出自左山长的手笔？”

“正是。这位左山长原本家里有十几亩地，他大哥死得早，就把名下的地全给了寡嫂孤侄。婚配时身无半亩，无以为生，只好入赘岳家。”刘知县介绍道。

陶澍听了连连赞叹。

进了书院，刘知县抢先几步进了左宗棠的住室，里面有点黑，他正掌灯



伏案看着什么，连头也没抬便道：“知县大人，这对联在下也写了，不知大人还有何事啊？”

“快！陶大人要见你！”刘知县急道。

左宗棠仍然没有抬头：“没看在下正忙着吗？他做他的总督，我当我的山长，他要见在下来就是了。”

刘知县见左宗棠如此傲慢，心中十分着急：“季高老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哪有下属让上宪来见的道理呢？”

“知县大人又错了不是？陶制台不是在下的上宪，在下也不是他的下属。再说即便如此，他来见在下又如何？刘备还三顾茅庐呢！”左宗棠抓住知县话里的漏洞笑道。他正全神贯注地描摹着一张地图，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知县打着嘴仗。

见此，随行的两个戈什哈沉不住气了，陶澍示意他们不要出声，然后走近桌案，接过左宗棠手里的烛火，帮他掌灯。左宗棠以为是知县，并不为意，一会儿说往这边照，一会儿说往那边照。

陶澍指着左宗棠刚描过的地方道：“这条山脉地跨三县，你画短了，至少还要再加三分。”左宗棠听声音不对这才抬起头来，只见一位两鬓斑白的老者正举着烛火向他微笑。

“季高，这就是陶制台。”刘知县介绍道。

左宗棠吃了一惊，但并不十分惶恐，连忙打躬道：“让老大人给晚辈掌灯，真是罪过。”说完他便接过灯来，埋怨知县，“刘大人，你也不说一声，是要故意看在下的笑话吗？”

知县回嘴道：“不敢。再说你哪容我把话说完呢？我才说半句，你就有十句等着。”

左宗棠无理夺三分：“这就是知县大人的不对了，要是外面着了火，您也非等在下说完话不成？”

陶澍没理会他俩的斗嘴，一直望着桌上描了一半的地图问道：“这是……”

“这是晚辈正画的地图。我朝地图太少，错误太多。晚辈搜集了一些资料，先画出了大清的全图，然后再画出各省、各府的。将来还打算画出前明、元、宋直到《禹贡》的舆图。”左宗棠应道。

陶澍惊叹道：“这可是一项大工程，非十几年不能完成啊！”

“晚辈已画了七八年了，天下无不能之事，贵在坚持。晚辈认准了的事就绝不回头。”左宗棠摆出已经完成的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川等省的

地图，陶澍看了赞叹不绝。

随后，陶澍又环顾了这间屋子，除了一桌、一椅、一床，其余便全是书了。有地学类、农学类、兵法类，还有水利、荒政、田赋、盐政类。书架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部《皇朝经世文编》，密密麻麻写满了札记，可见不只读了一遍。这部书是十几年前他请魏源等人编纂，收录清初至道光年间的经世文章二千二百多篇，共一百二十卷。陶澍仔细读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连连点头道：“醉心于功名的人，都埋头制艺文章了，像你这样用心经世学问的实在难得。”

“八股文章百无一用，这道理是明摆着的，一门心思读那几部旧书，心神全耗在起承转合上，对农事水利等实用学问一窍不通，这样的人除了空谈还能干什么呢？因此晚辈教学，除了八股是不得不教外，更教经世致用之学。天气晴好，晚辈就带学生登山，讨论何处可排兵布阵。晚辈的学生，文可进考场，武可上战场……”左宗棠说起这些颇有些自豪。

知县的长随闻此悄声对两位戈什哈说道：“看他又吹上了。他考了幾次都没中进士，至今还是个举人，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

两位戈什哈也看不惯左宗棠的狂傲，但见总督大人与他谈得兴致勃勃，也不敢小看了这位山长。

见左宗棠率真中带着傲气，陶澍心里十分喜爱，他坐下来招呼道：“季高，你来坐下，我们好好说说话。”于是，左宗棠在对面的床上坐下来，也把刘知县拉到床边坐下。

陶澍接着刚才的话道：“八股取士原也没错，它给读书人一条晋身之路，比隋唐之前的只重门第出身要强百倍。《四书》、《五经》也是好书，是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读之可让人明理。但现在内忧外患，读书人把大半生精力都埋在故纸堆中，对盐政、荒政、军事、民生却毫无研究，实在令人太担忧了。像你这样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学问的人太少了。季高，好久没见到像你这样肯研究实际学问的人，我老头子的话不免要多了，你可不要烦呢！”

“晚辈有幸聆听大人教诲，真是三生有幸，何烦之有！汉儒有‘三世’之说，每朝都有治世、盛世和衰世。盛世还可吟花弄月，粉饰升平，衰世必须讲究实际，行惠政，办实事，不然社稷堪忧！”左宗棠说得一本正经。

陶澍击掌赞叹：“你说得不错！如今是内忧外患，吏治、民政、军备都要好好办理啊！”他大约觉得这些话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但又不吐不快，于是对戈什哈道，“这些话是本官与季高的私房话，只是说说而已，你们就不必



侍候了。”众人闻言都知趣地退到院子里去了。

“这些大实话如果有人给皇上听就好了。”左宗棠有些感叹。

“文死谏，武死战。如今朝堂之上，能有几人抱着不畏死的决心相谏？三朝元老曹大学士是文官之首，弟子向他请教为官秘诀，他却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尔。’本朝的风气，就是被他这话越带越坏了。”陶澍说起来也是十分遗憾。

“别的地方晚辈不知道，但湖南近些年来乱民起事几乎连年都有。百姓生计一年不如一年，从前中等之家大多沦为贫户，贫户人家则沦为流民。一遇灾荒，便饥民遍地。”

“不患寡而患不均，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早晚必生大乱。除此内忧，还有外患。英夷仗着十余艘兵舰，逼我签城下之盟，赔款不必去说，更可恨的是鸦片大肆进入中国，不但换走了我大量白银，而且毒害国人身心，多少人家就在这吞云吐雾中瓦解！将来如果再有战事，朝廷恐怕没可调之饷，无可御敌之兵，泱泱中华，会就此沦丧啊！”说到伤心处，陶澍禁不住摇头叹息。

左宗棠更是激动得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屋内来回踱步，质问道：“陶大人，英夷不过十几艘火轮船，他船再坚炮再利，万里之外入侵我国，如果我军民一心，坚持御侮，洋人如何能够取胜？他们不是能在海上打吗？我们就不与他们在水上斗，把他们放到陆地上来，只坚壁清野，让他得不到一粒粮食，就是饿也能把他们饿死。偌大的中国偏偏要向洋人投降，让洋人从此起了轻我之心，后患无穷啊！和戎自古非长计，为尔豺狼不可训！晚辈无论何时也坚决反对与洋人和谈。”

“和戎自古非长计，为尔豺狼不可训！”陶澍吟诵着左宗棠的诗句，拍着桌案道，“好好好！不过，洋人船坚炮利，却是小看不得。不知你见过洋人的兵舰没有？我是多次见识过的，一艘船就可装炮六七十门，而且打得远打得准。我们的水师都是木船，上面也能装几门火炮，可根本没法和洋人比。岸上的炮台也是如此，洋人的开花弹已在炮台上乱炸，可我们的炮却奈何洋人不得。我们不能再以天朝上国自居，应该睁眼好好看看眼前的这个英夷，他们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茹毛饮血的野蛮之族。”

左宗棠听了连连点头：“其实晚辈也很想了解洋人的情况，可惜没有书籍可买。”

“既然你有心于此，将来我想办法给你买一些关于洋人的书。”

两人又就船炮之事说了很久，这时刘知县在门外道：“季高，时候不早

了，陶大人还没用饭呢！”

左宗棠闻言连连打拱称罪：“晚辈荒唐，竟忘了老大人还没吃饭。晚辈这粗茶淡饭，实在不敢留大人。”

陶澍拉着左宗棠的手道：“秉烛夜谈，废寝而忘食，真乃人生一大快事！我与你还没谈够，走！到驿馆一起吃饭。”

左宗棠推辞道：“大人的美意晚辈心领了，晚上晚辈还要批阅学子们的文章，就不讨扰大人了。”

“我本打算明天就走，不过现在我又不想走了，明天我们登山畅谈，不知你肯否赏脸？”

左宗棠在心里已十分佩服陶总督的学问，于是爽快应道：“大人赏脸，晚辈哪有不陪的道理？”

陶澍也不再客气，一边出门一边道：“好！那我们一言为定。”

左宗棠把一行人送出书院，一直陪在陶澍身边的清瘦男子这时开口问道：“岳丈大人，您觉得此人如何？”

陶澍不答反问：“那你觉得呢？”

“若天机凑巧，此人必成大器。”

陶澍微微一笑道：“哦？何以见得？”

“学问不去细说，岳父大人给他掌灯，他虽感到意外，却并未慌乱，足见此人气魄之大。不过此人傲气太大，难免要在这上面吃亏。”

陶澍微微颌首道：“恃才之人往往傲物！八面玲珑之人多腹中无物，所以要在谄媚拍马上下功夫。大丈夫做事，行大道不拘小节。国家危难之际，他这样的人才有用。”

“小婿不敢苟同，有才之人也有谦君子，处世圆通之人也未必一定胸无点墨。如果左先生为人再收敛一些，处世圆通一些，便更能成大事。”清瘦男子很有主见。

“人无完人，不可太过苛求了，太苛则天下无可用之人。”陶澍也十分感叹。

次日一早，陶澍等人刚吃完早饭，戈什哈就前来禀报：“大人，淶江书院左山长求见。”

“快请！”

左宗棠进门行礼，陶澍连忙去扶，然后指了指身边的清瘦男子道：“昨晚只顾说话，忘了给你介绍，这是小婿胡林翼。”

胡林翼，湖南益阳人，与左宗棠同年。他出身宦宦之家，父亲官至詹事



府詹事。他又是独子，饮酒豪赌、冶游狎妓，是个风流浪荡子。当初陶澍将女儿许给他，家人都极力反对，陶澍却说——此子是瑚璉之器，今后必成大事。年少纵情，不足深责。他虽说结了婚也并未收敛，还闹了不少笑话，对秦淮河上的妓船比自家的卧榻还熟悉。

胡父为他伤透了脑筋，几年前就病逝了。这对胡林翼影响很大，他突然间成熟了，决定痛改前非，发誓非成就一番功名不可。守制三年服满，他捐了知府，并要求去贵州安顺履任。安顺是贫困之地，又多盗匪，不少人宁愿丢掉前程也不愿去这种地方，胡林翼偏偏认为正是历练本领的地方。这次就是去贵州赴任，顺便陪岳父扫墓，而后就沿长江而上。

左宗棠了解之后，对胡林翼的选择极为赞同，说大丈夫就应当知难而进。

出门之后，几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游览。凉风习习，树影婆娑，在一棵大树之下，大家围着陶澍坐了下来。

“如今官场风气一日不及一日，民生也愈加艰难。有人只空发牢骚，却不能做一点实事。国家艰难之时，需要有真才实学之人。你们都要好好历练本事，将来为国出力。尤其是季高，我对你期许甚深呢！”陶澍笑道。

“大人错爱了，晚辈一介书生，虽有举人之名，却无职无权，与布衣无异，能为国家做什么呢？”左宗棠有些不解。

“静待时机。我不敢说阅尽世事，但对世事也算明白。一个人能否成事要看机缘，所谓机缘，三分在天，七分在己。有人满腹经纶，却只能终老乡间。但你们要记住一条，如果胸无点墨，手无寸长，这种人永难成大器。”

陶澍年已六十，体力不支，天气又热，近中午时忽然头晕，众人连忙找了一顶软轿把他抬回驿馆。

回到驿馆，陶澍休息了一阵就好了，他们下午不再出门，就在驿馆叙谈，直至掌灯。吃完饭喝茶时，陶澍突然正色问道：“不知季高的长女芳龄几何？”

“今年恰好十岁。”

“巧得很，我的幼子八岁，两个孩子年龄相仿，我有意结这门亲，不知你可有意？”

堂堂两江总督与一位穷举人结亲，左宗棠哪有不同意的道理，他拱手道：“晚辈哪敢高攀，晚辈乃一穷举人，这门亲门不当户不对呀！”

“孩子们年龄合适，就是门当户对。要论功名，眼前我比你强，但往后十年就难说了，你也许会立下一番大功业，连老夫也需要仰望了。”

“大人如此抬爱,晚辈只有高攀了。”

陶澍哈哈大笑道:“你如果答应了,那就不能再自称晚辈了。”

胡林翼也打趣道:“那在下应该叫季公一声表叔了。”

闻此,一桌人都笑了。大家高兴,上席布酒,开怀畅饮,人人都醉意朦胧。

左宗棠的这番际遇真把人羡慕死了,知县的长随也不敢再小瞧这位山长,恭恭敬敬地把左宗棠送回书院,说尽了他能想到的谀词……

陶左两家订下亲事的第二年,陶澍就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那时陶澍的儿子陶桃才九岁。陶澍临终嘱咐,一定要请左宗棠到陶府来坐馆授读。

于是,左宗棠辞去醴陵县学山长,到陶府坐馆,这一晃就是四年。虽说是坐馆,其实陶府上下大小事情几乎都由他张罗。陶澍生前藏书颇丰,专门有间藏书楼。左宗棠一有空就钻进书楼,饱读藏书。藏书中最多的水利、荒政、田赋和盐政的书籍,他如获至宝。中国以农立国,百姓的根在土地上。有地可耕,水利配套,又能风调雨顺,百姓饱食则天下太平。至于田赋和盐政,则是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把这两样事情办好了,无论是练兵筹饷,还是救灾济贫,也都不为难事。

左宗棠在陶家坐馆,每年得束脩银二百两。他省着些用,每年都有一笔结余。这样攒了四年,他决定实现自己多年的一个愿望——建一个自己的小庄园。

自从与周夫人结婚后,他一直借住在湘潭岳丈家西院的两间房子内,虽然岳丈一直拿他当自家人,但他仍觉脸上无光。现在可以自立门户了,于是他就与周夫人商量道:“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王道之治,必致力于农田。我希望买块地建个庄园,一边实践,一边著书,编一部世间少有的农书来,不知夫人认为可否?”

周夫人是富家千金,读书颇多,十分通情达理,对左宗棠的志趣也十分支持,道:“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你想买就买吧!”

于是,左宗棠回到湘阴老家考察,买下了湘江边东乡柳家冲七十亩地。然后他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小庄园,取名柳庄。庄内除了种植水稻,还种了茶、竹、梅,还养蚕、种菜、种花。

湘阴没有种茶的传统,左宗棠引种十分成功,一年仅茶叶的收入便可足够田赋。他还请了几个农夫,按照要求帮忙耕作。如今坐馆陶府比起醴陵来近多了,沿资水行舟,朝发夕至,非常方便,隔些日子他就回家一趟,和农夫们一起下地,进行种植实验。



如今总算有了自己的家,虽然算不上阔绰,却也颇有情趣。他已有四女两男,周夫人生三女一男;侧室张夫人原是周夫人的陪嫁侍女,此时已为他生了一女一子。晚上欢聚,孩子们争相朗诵让他评判,这个“春眠不觉晓”,那个“床前明月光”,还有的则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家人很是热闹。等孩子们都睡着了,他则开始掌灯读书。周夫人则是一碗茶、一炉香,端坐陪读。有时他因为某个典故或某段佳句记不清了,周夫人往往会说出在什么书第几卷,他一找果然如此。

近年来天象异常,先是连续干旱,接着湘江大水,以致洞庭湖闹起水患,灾民们纷纷上岸就食。一次左宗棠骑马回家,一路上灾民络绎不绝。一个几岁的孩子拦住他的去路,连连磕头,求他给点吃的。左宗棠翻身下马,把本买给孩子们点心拿出几块递到他黝黑的手上。周围的孩子立即围了上来,睁着渴望的眼睛,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鸟。

左宗棠手里的点心很快就发完了,他从孩子堆里挤出来,叹息着摇了摇头。

到了家门外,孩子们听到马蹄声都飞跑着迎了出来。最前面的是大儿子孝威,左宗棠把他抱起来,父子两人亲昵无比。两个女儿都十几岁了,她们帮父亲去拿行李。

两位夫人也迎到院子里,周夫人上前问道:“一路上可还顺利?”

“一路上都是灾民,情形实在凄凉。”

张夫人叹息道:“连年大旱,今年洞庭湖又闹水灾,老天爷真不让人活命啊!”

此刻,孝威翻遍了行李,都没有找到他盼望的点心,有些失望。左宗棠拍了拍儿子的脑袋道:“爹爹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快饿死的孩子,就把点心给他们了,你埋怨爹爹吗?”

儿子心有不甘,但嘴上却道:“他们吃了爹爹的点心就饿不死了,孩儿不埋怨爹爹。”

“嗯,不愧是我左家的孩子。咱们左家从没有发达过,可是祖辈乐善好施。”左宗棠闻言点了点头,又对周夫人道,“夫人,我估计灾民就要到我们这一带来了,咱们在家门口架起大锅熬粥,别处咱管不了,起码不能让人饿死在咱左家门前。”

周夫人与张夫人相视一笑道:“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那太好了!大灾往往流行时疫,我这有个方子,可以防治疫病。”左宗棠又道。